

香丁休

劇



北京宝文堂書店



2 038 4261 8

香 丁 休

(劇 本)

尹長仙 王本銀 周啓富
孫萬金 張金桂 口述

陳仲整理



北京 文 堂 書 店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8364

61

照片說明：安徽省劇團演出“休丁香”的劇照。
丁玉兰飾郭丁香，孙振標飾張万郎。

北京 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側旁)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4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號：14024·8 字數40,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3/32 插頁1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001—2,000册

定價 (7) 0.26元

安徽省劇團演出“休丁香”的劇照





前 記

戲劇《休丁香》是一個優秀傳統劇目，故事內容描寫一個“三從四德”、善良賢惠的少婦郭丁香，由父母包辦婚事，嫁給浪子張萬郎。兩人性情不投，日爭夜吵。她忍受了打罵，委曲求全，希望能有和好的一天；可是張萬郎卻愛上了另一個女人王妙香，終於把她休棄了。丁香離了張家，昏沉沉不知往哪里去好，甚至想自殺。後遇樵夫范士江，不久二人結了婚，日子越過越好。相反的，張萬郎娶了王妙香，家業揮霍殆盡；又遭了一場大火，燒死了王妙香，張萬郎兩眼燒瞎，淪為乞丐。一天，他乞討到丁香門前。丁香見他殘廢，不記前恨，反贈他銀兩周濟他。張悔恨交加，投河而死。

這個故事，在民間各地廣泛流傳。是一個富有想像而又非常動人的傳說。在安徽、山東、河南、山西各地，有不少劇種都演唱它。淮河中游，過去有一種端公戲的丁香班子，專門唱這個戲，能唱一個多月才把這故事演完。這個戲用鮮明的情節和語言，刻劃了丁香的性格，真實而又生動。她的悲慘遭遇，反映了舊社會廣大婦女的痛苦，所以多少年來，千百万觀眾（特別是婦女們），為丁香不知流了多少同情的眼淚。

过去我们对丁香这个人物認識不足，只是简单地力图把她作为一个‘正面人物’处理，因而极力削弱她封建意識的一面，沒有認識到作者的偉大，正是在于反映了丁香这一人物的生活道路的悲剧。正如戴不凡同志在《从〈休丁香〉談起》一文中所提到的：“作者的本領，就在于他的慧眼，看出了越是忠于做賢妻，就越是一场悲剧了而不是喜剧。作者虽沒有通过丁香的形象，正面地、直接地大声疾呼，号召去冲破礼教的樊籠；但是，他蘸着滿含热泪之笔，严肃地告訴观众：礼教的罗网，是在如何折磨一只可怜的、痛苦的小鳥。而这張罗网，不光是撒在丁香生活的周圍，不光是外在的；更主要的罗网就存在于她自己的灵魂深处，所以越显得她走头无路的痛苦了。”基于这样認識，我們在增写的《綉罗衫》和《叹十里》两场戏中，把丁香对生活的看法，委曲求全的幻想，力求描写得充实一些。把形成丁香悲剧的原因，显得更加鮮明些。

这个戏最初由辛人、潘际帆两同志先后整理过的。这次整理，参考了潘际帆同志的整理本，并吸收了部分唱詞和对白。初稿完成后，辛人、金芝二同志曾参加协助整理。整理本基本上保留了老戏的情節和語言。因限于水平，很不成熟，希望能通过演出，不断地丰富它，使其臻于完整。

整 理 者

人 物 表

郭丁香 張万郎 王妙香 范上江 歐 氏
李老头 大麦錠 三驢子 梅 香 牧 童
众花郎 李牛仙 引路人 賬 房

第一場 劝 婿

歐氏娘上。

歐 氏 （念）常为女儿事，

晝夜挂在心。

老身歐氏。所生一男一女。男名大郎、务农为本；女名丁香，三年前匹配山前張万郎。那时老身本来嫌張家隔山隔水，有些不願。怎奈万郎愛女心切，苦苦相求，只得娘身割肉，嫁出丁香。前二年他夫妻倒还和睦，近年来沒想到張郎心变，常常打罵丁香。听说此言，实在恼恨。趁天色尚早，今日我不免赶到張家庄，责問張郎便了。（走圓場，唱）

走过岭，翻过岗，

恨不得插翅飞到張家庄，

看看女儿郭丁香。

一年未見我儿面，
日思夜想望断腸。
昨日里又在庄头将儿盼，
碰上了女儿邻人說端詳：
他說是年来張郎不学好，
常常打罵儿丁香，
我儿生來心好胜，
忍气吞声不外揚。
娘听此話心破碎，
急忙赶赴張家庄。
一来看看丁香女，
二来問問小張郎。
劝他們夫妻重和好，
也免得为娘挂心腸。
心急只恨步行慢，
願不得兩腿酸痛赶路忙。（下。）

郭丁香上。

郭丁香 （唱）嫁到張家三年正，
勤勤儉儉过日光。
三年來前門栽下千棵柳，
后門种下万棵桑，
拆去旧屋盖新屋，
买田置地兴家堂。
万事都称丁香意，

只恼万郎变心腸，
茶館出来酒館進，
夜晚常宿花柳巷，
閑游浪蕩过日光。
丁香苦苦将他劝，
他不听劝来不改正，
反罵丁香不賢良。
三日前又把我打一頓，
旧伤未好添新伤，
他一气搬到书房去，
从此不睬我丁香。
夫妻好比同林鳥，
哪能如此过时光，
且到书房将他劝，（一想）
只怕他仍在气头上。
倒不如东厨办下一席酒，
酒席筵前劝夫郎。
急忙赶到东厨去。（下。）

欧氏上。

欧氏（唱）張家庄来了我欧氏娘。

丁香，丁香！

郭丁香（唱）正在东厨办酒筵，

何人門外喚丁香？

急忙开开門双扇，（見母）

母亲，是价？！

欧氏 儿呀！

欧氏
郭丁香 （同唱）

母女相見呀——

又是欢喜又是悲伤。

郭丁香 （唱）搀扶母亲客堂进；

欧氏 （唱）却为何不見張郎接为娘？

郭丁香 （唱）他正在书房把书念，

欧氏 （唱）你快請他到客堂。

郭丁香 哦……？（为难地。）

欧氏 儿呀，你为何迟疑？

郭丁香 这……

欧氏 儿呀，我来問你！

郭丁香 （就心地）哦……

欧氏 （唱）知热知冷是夫妻，

張郎待儿怎么样？

郭丁香 張郎他……

欧氏 待儿怎样？

郭丁香 他——待我好。

欧氏 待你好？

郭丁香 是呀。

欧氏 儿呀，你說的是真？

郭丁香 是真。

欧 氏 不是哄骗为娘？

郭丁香 唔……不是哄骗母亲。

欧 氏 那我儿前二年常回娘家，如今为何已有一年不回娘
門？

郭丁香 这……

欧 氏 难道說你把为娘忘了？

郭丁香 女儿未忘。

欧 氏 儿呀，你靠近母亲一些！

丁香走近。

欧 氏 再走近一些！

丁香再走近。

欧 氏 儿呀！（唱）

你为何臉上有伤痕？（又发现手上有伤）

哎呀！

沒想到两手青肿也有伤！

儿呀，你怎么落得遍体伤痕？講，你講呀！

丁香忍住痛苦，不語。

欧 氏 儿呀，你不講为娘已是知道了的了。

郭丁香 （惊异地）怎么？

欧 氏 儿呀！（唱）

· 邻人傳語对娘講，

他說是年来張郎大变样。

常飲酒，閑浪蕩，

郭丁香 （忍不住哭）母亲！

欧 氏 （唱）常常打罵儿丁香。

如今看这些言語都不假，

娘要狠狠責張郎！

郭丁香 母亲你……！

欧 氏 万郎快来，万郎快来！

郭丁香 母亲你不能！不能呀！（唱）

娘在这張家庄上只住半日，

儿可要終身伴張郎。

你責張郎不要紧，

母亲呀，只怕女儿苦难当。

儿只盼張郎回头能学好，

夫妻和好过日光。

欧 氏 啊！（唱）

娘只願疼儿疼女难忍怒，

沒想到儿要終身过日光。

这真是生女要忍百样气，

只好忍怒劝張郎。

儿呀，为娘好好劝他也就是了。

郭丁香 娘說的是，（喚張郎）張郎，張郎！

張郎上。

張万郎 （念）夫妻爭吵怒未消，

何人客厅喚張郎？（遙見歐氏）

啊，原来是小賤人把她母亲搬来了。哼！你纵然搬来全家，張万郎岂能怕你？待我进去，看她怎講。（进屋）

岳母來了。

歐 氏 賢婿請坐。(坐。)

張万郎 不知岳母是哪陣風吹來的？

歐 氏 為娘到前村飲酒，順便來看賢婿。

張万郎 岳母來此多時，恕我未曾出迎。(施禮。)

郭丁香 母親稍坐，兒去燒茶。(下。)

歐 氏 賢婿呀，(唱)

老身平日少看望，

時時刻刻挂心腸。

丁香在家少教訓，

不知她知人待客可賢良？

張万郎 知人待客么？……倒也賢良。

歐 氏 (唱) 二不知丁香可勤儉，

可有本領把家當？

張万郎 哦，倒也還好。

歐 氏 (唱) 三不知丁香可賢德，

可還體貼敬夫郎？

張万郎 這——(唱)

一句話問得我火冒頭頂，

忍怒氣說假話打發她回鄉。

自從丁香過門來，

夫妻和好過日光。

歐 氏 呵！(唱)

小奴才他把假話對我講，

我不如就話答話劝万郎。
賢婿呀，你二人和好我心喜，
老身我暗暗謝上蒼。
若是夫妻常爭吵，
終身日月難歡暢。
亲戚鄰居講閑話，
为娘知道也心傷，
丁香她虽然出嫁三年正，
还好似三春花草未經霜，
有什么錯处你多指点，
你要海涵将她讓。

張万郎 是是是，我都知道。（旁白）

若不看她是岳母，
定要叫她臉无光。
用好言将她打发走，
免得她絮絮叨叨噁心腸。
多謝岳母來指点，
一番言語記心上，
岳母且把寬心放，
小婿決不負丁香！

欧氏（驚）賢婿呀！（唱）

賢婿說出真心話，
堂前喜坏欧氏娘。
叫出丁香再交代——

丁香！

丁香捧茶上，一杯遞与母亲，一杯遞与張郎。

郭丁香 （唱）母亲請来用茶湯。

欧 氏 儿呀。（唱）

适才賢婿表真心，

今生不負儿丁香。

对賢婿处处要尊重，

千万不可来逞强；

賢婿知书又識礼！

儿也要做一个三从四德女丁香。

郭丁香 女儿遵命。

欧 氏 儿呀，去見過賢婿。

郭丁香 （上前施礼）見過我夫。

張万郎 不必多礼。

欧 氏 从今后夫妻更要和好。

郭丁香 孩儿記下了。

欧 氏 哦，天色不早，我要回去了。

郭丁香 母亲你……

欧 氏 我要走了。（走出。）

張万郎 送岳母。

欧 氏 賢婿少送。

郭丁香 待女儿送你一程。

欧氏、丁香同下。

張万郎 好恼！（唱）

恼恨賤人太猖狂，
搬來她母責張郎。
誰人能把張郎管，
為人在世圖舒暢，
今晚飲酒上賭場，
明日打馬游洛陽。（下場。）

第二場 綉羅衫

郭丁香捧酒菜上。

郭丁香 （唱）紅日已落西山崗，
手捧酒菜進廂房。
但願得一天云雾風吹散，
從此後夫妻和好過日光。
但願得今日這杯和好酒，
比當年合歡酒兒更甜香，
書房去把張郎請，（向書房呼喚）

張郎，張郎！（不見應聲，奇怪地，四下呼喚）張郎，張郎！
不見張郎為哪桩？
莫非是東鄰請他去飲酒，
莫非是西鄰請他把詩文賞？……

哎呀！

莫非他當着娘說假話，
又上賭場花柳巷？